

紅樓夢

唐駘題



紅樓夢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寶玉瞞騙

判冤決獄平兒行權

話說那柳家的聽了這小兒一夕話，笑道：「好猴兒崽子。你親嫂子找野老兒去了，你豈不多得一個叔叔？有什麼疑的？不要討我把你頭上的櫛子蓋揪下來。還不開門讓我進去呢！」小廝且不推門，又拉着笑道：「好嫂子！你這一進去，好歹偷幾個杏兒出來賞我吃。我這裏等等。你別忘了，日後半夜三更，打酒買油的，我不給你老人家開門，也不答應你，隨你乾叫去，」柳氏暗道：「發」昏的！今年還比往年？把這些東西都分給了衆媽媽了。一個個的不像抓破了臉的；人打樹底下一過，兩眼就像那鰲雞是的，還勸他的菓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兩三個親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們要去，倒和我來要？這可是「倉老鼠問老鴿去借糧；守着的沒有，飛着的倒有？」小廝笑道：「噯呀呀！沒有罷了，說上這些閒話！我看你老人家，從今以後，就不用不着我了！」——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將來呼喚我們的日子多着呢；只要我們多答應他些就

有了。』柳氏聽了，笑道：『你這個小猴兒精，又搗鬼了！你姐姐有什麼好地方兒？』那小廝笑道：『不用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單是你們有內緣，難道我們就沒有內緣不成？我雖在這裏聽差，裏頭卻也有兩個姐姐，成個體統的。什麼事瞞了我們！』

正說着，只聽門內又有老婆子向外叫『小猴兒，快傳你柳姨子去罷；再不來，可就誤了。』柳家的聽了，不顧和小廝說話，忙推門進去，笑道：『不必忙，我來了。』一面來至廚房——雖有幾個同伴的人，他們都不敢自專，單等他來調停公派——一面問衆人，『五丫頭那裏去了？』衆人都說：『纔往茶房裏找他們姐妹去了。』柳家的聽了，便將茯苓霜攪起，且按着房頭，分派茶饌。

忽見迎春房裏小丫頭蓮花兒走來道：『司棋姐姐說：要碗雞蛋，燉得嫩嫩的。』柳家的道：『就是這一樣兒尊貴。不知怎麼，今年雞蛋短的很，十個錢一個還找不出來。昨日上頭給親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個買辦出去，好容易纔湊了二千個來，我那裏找去？你說給他：改日吃罷。』蓮花兒道：『前日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饅頭的，叫他說了我一頓；今日要雞蛋，又沒有什麼好東好西，我就不信：連雞蛋都沒有了？不要叫我翻出來！』一面說，一面真個走來，揭起菜箱一看。只見裏面果有十來個雞蛋，說道：『這不是？你就這麼別害？吃的是主子分給我們的分例，你爲什麼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！』柳家的忙丟了手裏的活計，便上來說道：

：「你少滿嘴裏混講！你媽纔下蛋呢！通共留下這幾個，預備菜上的湯頭，姑娘們先要，還不肯做上去呢；預備遇急兒的。你們吃了，倘或一聲要起來，沒有好的，連雞蛋都沒了。你們深宅大院，「水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」只知雞蛋是平常東西，那裏知道外頭買賣的行市呢？——別說這個。有一年，連草根子還沒了的日子還有呢。我勸他們細米白飯，每日肥雞大鴨子，將就些兒也罷了。吃膩了腸了，天天又鬧起故事來了。雞蛋，豆腐；又是什麼麵筋，醬蘿蔔炸兒，敢自倒換口味？只是我又不是答應你們的。一處要一樣，就是十來樣；我倒不要伺候頭層主子，只預備你們二層主子了。」蓮花兒聽了，便紅了臉，喊道：「誰天天要你什麼來！你說上這兩道子話！叫你來，不是爲便宜，却爲什麼？前日春燕來說，晴雯姐姐要吃蘆蒿，你怎麼忙着還問肉炒雞炒！春燕說輩的因不好，纔另叫你炒個麵筋兒，少擱油纔好，你忙着就說自己發昏，趕着洗手炒了，狗頭屁股兒似的，親捧了去；今日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說我給衆人聽！」柳家的忙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些人眼見的！不要說前日一次；就從舊年以來，凡各房裏偶然間——不論姑娘姐兒們——要添一樣半樣，誰不是先拿了錢來另買另添？有的沒的，名聲好聽。算着連姑娘帶姐兒們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要兩隻雞，兩隻鴨子，十來斤肉，一吊錢的菜蔬，你們算算，能做什麼的？連本項兩頓飯還撐持不住，還攔得住這個點這樣，那個點那樣；買來又不吃，又要別的去——既這樣，不如回了太太：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廚房裏預備老太太的飯，

把天下所有肉菜蔬，用水牌寫了，天天轉着吃，到一個月現算倒好！前日三姑娘和寶姑娘偶然商量了，要吃個油鹽炒豈芽兒，現打發個姐兒來，拿着五百錢給我，我倒笑起來了，說：「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彌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錢的。」這二三十個錢的事，還備得起，趕着我送回錢去；到底不收，說：「賞我打酒吃。又說：如今廚房在裏頭，保不住屋裏的人不去叨登。一鹽一醬，那不是錢買的？你不給又不好，給了你又沒得賠的，你拿着個錢，權當還了他們素日叨登的東西窩兒。」——這就是明白體下的姑娘。我們心裏，只替他念佛。沒得趙姨奶奶聽了，又氣不忿，反說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來尋這樣，尋那樣，我倒好笑起來。你們竟成了例，不是這個，就是那個，我那裏有這些賠的？」

正亂時，只見司棋又打發人來催蓮花兒，說他「死在這裏麼！怎麼就不回去？」蓮花兒賭氣回來，便添了一篇話告訴了司棋。司棋聽了，不免心頭起火。此刻伺候迎春飯罷，帶了小丫頭們走來，見了許多人正吃飯。見他來得勢頭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讓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頭子動手：「凡箱櫃所有的菜蔬，只管扔出去餵狗，大家騰不成！」小丫頭子們巴不得一聲，七手八腳，搶上去一頓亂翻亂擲。慌得衆人一面拉勸，一面央告司棋說：「姑娘不要誤聽了小孩子的話！柳嫂子有八個頭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說雞蛋難買是真。我們纔也說他不知好歹；還是什麼東西，也少不得變法兒弄去。他已經悟過來了，連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，瞧那火上。」司棋

被衆人一頓好言語，方將氣勸得漸平了。小丫頭子們也沒得擇完東西，便拉開了。司棋連說帶罵，鬧了一回，方被衆人勸去。柳家的只好捧碗丟盤，自己咕唧了一回，蒸了一碗雞蛋、令人送去，司棋全潑了地下，那人回來，也不敢說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發他女兒喝了一回湯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將茯苓霜一節說了。五兒聽罷，便心下要分些贈芳官，遂用紙另包了一半，趁黃昏人稀之時，自己花遮柳隱的來找芳官，且喜無人盤問，一徑到了怡紅院門首，不好進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遠遠的望着。見一盞茶時候，可巧春燕出來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個，到跟前方看真切，因問：『做什麼？』五兒笑道：『你叫出芳官來，我和他說話。』春燕悄笑道：『姐姐太性急了。橫豎等十來日就來了，只管找他做什麼？』方纔攔了他往前頭去了，你且等他一等；不然，有什麼話告訴我，等我告訴他。恐怕你等不得，只怕關了園門。』五兒便將茯苓霜遞與春燕，又說：『這是茯苓霜，』——如何吃，如何補益——『我得了些送他的。轉煩你遞給他就是了。』說畢，便走回來。

正走蓼溼一帶，忽迎見林之孝家的帶着幾個婆子走來，五兒藏躲不及，只得上來問好。林家的問道：『我聽見你病了，怎麼跑到這裏來？』五兒陪笑說道：『因這兩日好些，跟我媽進來散散悶；纔因我媽使我到怡紅院送傢伙去。』林之孝家的說道：『這話岔了。方纔我見你媽出去，我纔關門：既是你媽使了你去，他如何不告訴我，說你在這裏呢？竟出去讓我關門，什

麼意思？可是你撒謊？」五兒聽了，沒話回答，只說：「原是我媽一早發我取去的，我忘了，挨到這時，我纔想起我了，只怕我媽錯認我去了，所以沒和大娘說得。」林之孝家的聽他詞鈍意虛的；又因近日玉釧兒說，那邊正房內失落了東西，幾個丫鬚對賴，沒主見，心下便起了疑。

可巧小蟬，蓮花兒並幾個媳婦子走來，見了這事，便說道：「林奶奶倒要審審他。這兩日他往這裏頭跑得不像，鬼鬼祟祟的，不知幹些什麼事。」小蟬又道：「正是。昨日玉釧姐姐說：『太太耳房裏的櫃子開了，少了好些零碎東西。』」蓮二奶奶打發平姑娘和玉釧姐姐要些玫瑰露，誰知也少了罐子。若不是尋露，還不知道呢。」蓮花兒笑道：「這我沒聽見；今日我看見一個露瓶子。」林之孝家的正因這事沒主兒，每日鳳姐兒使平兒催逼他，一聽此言，忙閃在那裏。蓮花兒便說：「在他們廚房裏呢。」林之孝家的聽了，忙命打了燈籠，帶着衆人來尋。五兒急得便說：「那原是賈二爺屋裏的芳官給我的。」林之孝家的便說：「不管你『方官」，現有的贓證，我只呈報了，憑你主子前辯去！」一面說，一面進入廚房，蓮花兒帶着取出露瓶，恐還偷有別物，又細細搜了一遍，又得了一包茯苓霜，一並拿了，帶了五兒來同李執中、探春。那得李執中正因蘭兒病了，不理事務，只命去見探春。探春已歸房，人回進去，丫鬚們都在院內納涼，探春在內盥沐，只有侍書回進去。半日，出來說：「姑娘知道了，叫你們找平兒回。」

二奶奶去。」林之孝家的只得領出。來到鳳姐那邊，先找着平兒進去回了鳳姐。鳳姐方纔睡下，聽見此事，便吩咐：「將他娘打四十板子，攆出去，永不許進二門；把五兒打四十板子，立刻交給莊子上，或賣或配人。」平兒聽了，出來依言吩咐了林之孝家的。五兒嚇得哭哭啼啼，給平兒跪着，細訴芳官之事。平兒道：「這也不難，等明日問了芳官，便知真假；但這茯苓霜，前日人送了來，還等老太太回來看了，纔敢打聽，這不該偷了去。」五兒見問，忙又將他舅舅送的一節說了出來。平兒聽了，笑道：「這樣說，你竟是個平白無辜的人了，拿你來頂缸的。此時天晚，奶奶纔進了藥歇下，不便爲這點小事去絮叨。如今且將他交給上夜的人看守一夜，等明日我回了奶奶，再作道理。」林之孝家的不敢違拗，只得帶了出來，交與上夜的媳婦看守，自己便去了。

這裏五兒被人軟禁起來，一步不敢多走。又兼衆媳婦也有勸他說：「不該做這沒行止的事！」也有抱怨說：「正經更還坐不上來，又弄個賊來給我們看守！倘或眼不見，尋了死，或逃走了，都是我們的不是！」又有素日一千與柳家不睦的人，見了這般，十分趁願，都來奚落嘲戲他。——這五兒心內又氣，又委屈，竟無處可訴。且本來怯弱，有病，這一夜思茶無茶，思水無水，思睡無衾枕，嗚嗚咽咽，直哭了一夜。

誰知和他母不和的那些人，巴不得一時就呼他出門去，生恐次日有變，大家先起了個清

早，都悄悄的來買轉平兒，送了些東西，一面又奉承他辦事簡斷，一面又講述他母親素日許多不好處，平兒一一都應着。打發他們去了，却悄悄的來訪襲人，問他可果真芳官給他玫瑰露了。襲人便說：『露却是給了芳官；芳官轉給何人，我却不知。』襲人於是又問芳官。芳官聽了，嚇了一跳，忙應是自己送他的。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。寶玉也慌了，說：『露雖有了，若勾起茯苓霜來，他自然也實供；若聽見了他舅舅門上得的，他舅舅又有了不是，豈不是人家的好意，反被咱們陷害了？』因忙和平兒計議：『露的事雖完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。好姐姐，你只叫他說，也是芳官給他的就完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雖如此，只是他昨晚已經同人說是他舅舅給的了，如何又說你給的？況且那邊所丟之露，正沒主兒；如今有賊證的白放了，又去找誰？誰又還肯認？』衆人也未必心服。晴雯走來笑道：『太太那邊的霜，再無別人，分明是彩雲偷了給環哥兒去了，你們可瞎亂說？』平兒笑道：『誰不知這個原故？但今玉釧兒急的哭，悄悄問着他，他若應了，玉釧兒也罷了，大家也就混着不問了，難道我們好兜攬這事不成？可恨彩雲不但不應，他還擠玉釧兒，說他偷了去了！兩個人窩裏炮，先吵得合府皆知，我們如何裝沒事人？少不得要查的。殊不知告失盜的就是賊。又沒賊證，怎麼說他？』寶玉道：『也罷。這件事，我也應起來，就說是我嚇他們頑的，悄悄的偷了太太的來了，兩件事都完了。』襲人道：『也倒是一件陰險事，保全人的賊名兒；只是太太聽見，又說你小孩子氣，不知好歹。』

了。』平兒笑道：『也倒是小事。如今就打趙姨娘屋裏起了賊來也容易；我只怕又傷着一個好人的體面。別人都不要管，只這一個人，豈不又生氣？我可憐的是他；不肯爲「打老鼠傷了玉瓶兒」』說着，把三個指頭一伸。襲人等聽說，便知他說的是探春，大家都忙說：『可是這話？竟是我們這裏應了起來爲是。』平兒又笑道：『也須得把彩雲和玉釧兒兩個孽障叫了來，問准了他方好；不然，他們得了意，不說爲這個，倒像我沒有本事問不出來。就是這裏完事，他們以後越發偷的偷，不管的不管了。』襲人等笑道：『正是。也要你留個地步。』

平兒便命一個人叫了他兩個來，說道：『不用慌，賊已有了。』玉釧兒先問：『賊在那裏？』平兒道：『現在二奶奶屋裏呢，問他什麼應什麼。我心裏明白：知道不是他偷的，可憐他害怕都承認了。這裏寶二爺不過意，要替他認一半。我待要說出來，但只是這做賊的，素日又是和我好的一個姐妹；富主却是平常，裏面又傷了一個好人的體面：因此爲難。少不得央求寶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如今反要問你們兩個，還是怎樣？若從此以後，大家小心，存體面，這便求寶二爺應了；若不然，我就回了二奶奶，不要冤屈了人。』彩雲聽了，不覺紅了臉，一時羞惡之心感發，便說道：『姐姐放心。也不要冤屈好人。我說了怕傷體面。像東西原是趙姨奶奶央告我再三，我拿了些給環哥兒是真情——連太太在家，我們還拿過；各人去送人，也時常有的。我原說嚷過兩天就罷了；如今既冤屈了好人，我心也不忍，姐姐竟帶了我回奶奶去，一

概應了完事。』衆人聽了這話，個個都詫異：他竟這樣有肝膽。寶玉忙笑道：『彩雲姐姐果然是個正經人！如今也不用你應，我只說我悄悄的偷的嚇你們頑；如今鬧出事來，我原該承認。我只求姐姐們以後省些事，大家就好了。』彩雲道：『又幹的事，爲什麼叫你應？死活我該去受。』平兒，襲人忙道：『不是這樣說。你一應了，未免又叨登出趙姨奶奶來，那時三姑娘聽了，豈不又生氣？豈不如實二爺應了，大家無事。且除這幾個人皆不得知道，這樣何等乾淨？——但只以後千萬大家小心些就是了。要拿什麼，好歹等太太到家。那怕連房子給了人，我們就沒干係了。』彩雲聽了，低頭想了一想，方依允。

如是大家商議妥貼，平兒帶了他兩個並芳官來至上夜房中，叫了五兒，將「茯苓霜」一節也悄悄的叫他說係芳官所贈，五兒感謝不盡。平兒帶他們來至自己這邊，已見林之孝的帶領了幾個婦媳，押着柳的等最多時。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兒說：『今日一早押了他來，恐園中沒人伺候姑娘們飯，我暫且將秦顯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們的飯呢。』平兒道：『秦顯的女人是誰？我不大相熟。』林之孝家的道：『他是園裏南角子上夜的，白日裏沒什麼事；所以姑娘不大認識。高高兒孤拐，大大的眼睛，最乾淨爽利的。』玉釧道：『是了。姐姐，你怎麼忘了？他是跟三姑娘的司棋的兒子。司棋的父親雖是大老爺那邊的人，他這叔叔却是咱們這邊的。』平兒聽了，方想起來，笑道：『哦！你早說是他，我就明白了。』又笑道：『也太派急了。』

●如今這事八下裏水落石出了。連前日太太屋裏丟的，也有了主兒。是寶玉那日過來和這兩個孽障，不知道要什麼的，偏這兩個孽障嘔他頑，說：「太太不在家，不敢拿。」寶玉便揪他兩個不隄防時節，自己進去拿了些什麼出來。這兩個孽障不知道，就嚇慌了。如今寶玉聽見帶累了別人，方細細告訴了我，拿出東西來我瞧，一件不差。那茯苓霜也是寶玉外頭得了的，也曾賞過許多人。——不獨園內人有；連媽媽丫鬟們討出去給親戚們吃，又轉送人。襲人也曾給過芳官一流的人。他們私情，各自來往，也是常事。前日那兩隻巡擺在議事廳上，好好的原封沒動，怎麼就混賴起人來？等我們回了奶奶再說。」說畢，抽身進了臥房，將此事照前言回了鳳姐兒一遍。鳳姐兒道：「雖如此說；但寶玉爲人，不管青紅皂白，愛兜攬事情。別人再求他去，他又攔不住人兩句好話。給他們幾隻子戴上，什麼事他不應承？咱們若信了，將來若有大事也如此，如何治人？還要細細的追求纔是。依我的主意：把太太屋裏的丫頭都拿來；雖不使擅加拷打，只叫他們墊着磁瓦子，跪在太陽地下，茶飯也不要給他們吃；一日不說跪一日。便是鐵打的，一日也管招了。」又道：「『蒼蠅不抱沒縫兒的雞蛋。』雖然這柳家的沒偷，到底有些影兒，人纔說他。雖不加賊刑，也革出不用，朝廷原有望誤的，到底不算委屈了他。」平兒道：「何苦來操這心？」得放手時須放手。」什麼大不了的事？樂得施恩呢。依我說：縱在這屋裏操上一百分心，終久是回那邊屋裏去的。沒的結些小人仇恨，使人含恨抱怨；況且自己

又三災八難的，好容易懷了一個哥兒，到了六七個月還掉了，焉知不是素日操勞太過，氣惱傷着的？如今趁早兒見一半不見一半的，也倒罷了。『一夕話，說得鳳姐兒倒笑了，道：『隨你們罷，沒的嘔氣。』平兒笑道：『這不是止經話？』說畢，轉身出來，一一發放。

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愁湘雲醉眠芍藥榻

黛玉菱情解石榴裙

話說平兒出來，吩咐林之孝家的道：「『大事化爲小事，小事化爲無事；』方是興旺之家。若是一點子小事便揚鈴打鼓，亂掀騰起來，不成道理。今將他母女帶回，照舊去當差，將秦顯家的仍舊遣回，再不必提此事；只是每日小心巡察要緊。」說畢，起身走了。柳家的母女忙上前磕頭。林家的就帶回園中，回了李執，探春。二人都說：「知道了；甯可無事，很好。」司棋等人空興頭了一陣。那秦顯家的好容易等了這個空兒鑽了來，只興頭了半大。在廚房內正亂接收傢伙米糧煤炭等物，又查出許多虧空來，說：「粳米短了兩石，常用米又多支了一個月的，炭也欠着額數。」一面又打點送林之孝的禮，悄悄的備了一簍炭，一石粳米在外邊，就遣人送到林家去了；又打點送帳房兒的禮；又備幾樣菜蔬請幾位同事的人，說：「我來了，全仗你們列位扶持；自今以後，都是一家人了。我有照顧不到的，好歹大家照顧些。」正亂着，忽有人來說：「你看完了這一頓早飯，就出去罷。柳嫂兒原無事，如今還交與他管了。」秦顯家的聽了，轟去了魂魄，垂頭喪氣，登時掩旗息鼓，捲包而去。送人之物，白白去了許多，自己

倒要折變了賠補廬空。連司棋都氣了個直眉瞪眼，無計挽回，只得罷了。

趙姨娘正因彩雲私贈了許多東西，被玉釧兒吵出，生恐查問出來，每日捏着一把汗，偷偷的打聽信兒。忽見彩雲來告訴說：『都是寶玉應了，從此無事。』趙姨娘方把心放下來。誰知賈環聽如此說，便起了疑心，將彩雲私贈之物都拿了出來，照着彩雲臉上摔了來，說：『你這「兩面三刀」的東西，我不希罕！你不和寶玉好，他如何肯替你應？你既有擔當，給了我，原該不叫一個人知道；如今你既然告訴了他，我更要這個，也沒趣兒！』彩雲見如此，急得發咒賭誓，至於哭了。百般解說，賈環執意不信，說：『不看你素日，我索性去告訴二嫂子，就說你偷來給我，我不敢要，你細想去罷！』說畢，摔手出去了。急的趙姨娘罵：『沒造化的種子！這是怎麼說！』氣得彩雲哭了個淚乾腸斷。趙姨娘自般的安慰他：『好孩子！他辜負了你的心！我橫豎看得真，我收起來，過兩日，他自然回轉過來了！』說着，便要收東西。彩雲賭氣，一頓捲包起來，趁人不見，來至園中，都撒在河內，順水流的沉，漂的漂了，自己卻氣得夜間在被內啼哭了一夜。

當下又值寶玉生日已到。原來寶琴也是這日，二人相同。王夫人不在家，也不曾像往年熱鬧。只有張道士送了四樣禮，換的寄名符兒。還有淨處僧尼廟的和尚姑子送了供尖兒並壽星紙馬，疏頭並本宮星官，值年太歲。週歲換的鎖兒。家中常走的男女，先日來上壽。王子騰那

邊仍是一套衣服，一雙鞋襪，一百壽桃，一百束上用銀絲掛麵。薛姨媽處減一半。其餘家中：
尤氏仍是一雙鞋襪；鳳姐兒是一個宮製四面和合荷包，裏面裝一個金壽星，一件波斯國的玩器。
各廟中令人去放堂捨錢。又另有寶琴之禮，不能細述。姊妹們皆隨便——或有一扇的，或有一字的，或有一畫的，或有一詩的——聊爲應景而已。

這日，寶玉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冠帶起來，至前廳院中，已有李貴等四個人在那裏設下天地香燭。寶玉炷了香，行了禮，奠茶焚紙後，便至甯府內宗祠祖先堂兩處。行畢了禮，出至月臺上，又朝上遙拜過父母，賈政，王夫人等。一順到尤氏上房。行過禮，坐了一回，方回榮府。先至薛姨媽處，薛姨媽再三拉着，然後又見過薛蝌。讓一回，方進園來。晴雯，麝月二人跟隨，小丫頭夾着氈子，從李氏起，一一挨着。比自己長的房中到過，復出二門，至四個奶奶家。讓了一回，方進來。雖衆人要行禮，也不曾受。回至房中，襲人等只都來說一聲就是了。
王夫人有言，不令年輕人受禮，恐折了福壽；故此，皆不磕頭。一時，賈環，賈蘭來了，襲人連忙拉住，坐了一坐，便去了。寶玉笑道：「走乏了！」便歪在牀上。方吃了半盞茶，只聽外頭咕咕呱呱，一羣丫頭笑了進來。原來是翠縵，小螺，翠縵，入畫，那抽簾的丫頭篆兒並奶子抱着巧姐兒，彩鸞，繡鳳八九個人，都抱着紅氈子，笑着進來說：「拜」的擠破了門了！快拿麵來我們吃！」剛進來時，探春，湘雲，寶琴，岫煙，惜春，也都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

『不敢越勁，快預備好茶。』進入房中，不免推讓一回。大家歸坐，襲人等捧過茶來。纔吃了一口，平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來了。寶玉忙迎出來笑說：『我却方纔到鳳姐姐門上回進去，說不能見我，我又打發人進去讓姐姐的。』平兒笑道：『我在打發你姐姐梳頭，不得出來回你。後來聽見又說讓我，我那裏禁當得起？所以特給二爺來磕頭。』寶玉笑道：『我也禁當不起。』襲人早在外間安了座，讓他坐。平兒便福下去，寶玉作揖不迭。平兒又跪下去，寶玉也忙跪下，襲人連忙攙起來。平兒又福了一福，寶玉又還了一揖。襲人笑推寶玉：『你再作揖。』寶玉道：『已經完了，怎麼又作揖？』襲人笑道：『這是他來給你拜壽。今日也是他的生日，你也該給他拜壽。』寶玉喜得忙作揖，笑道：『原來今日也是姐姐的好日子？』平兒趕着也還了禮。湘雲拉寶琴，岫煙，說：『你們四個人對拜壽，直拜一天纔是。』探春忙問：『原來那妹妹也是今日？我怎麼就忘了？』忙命丫頭：『去告訴二奶奶，趕着補一分禮，與琴姑娘的一樣，送到二姑娘屋內去。』丫頭答應着去了。

岫煙見湘雲直口說出來，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讓讓。探春笑道：『倒有些意思。一年十二個月，月月有幾個生日。人多了，便這等巧。也有三個一日的，兩個一日的。大年初一也不白過，大姐姐占了去；怨不得他福大；生日比別人就占先，又是太祖太爺的生日冥壽。過了燈節，就是老太太和寶姐姐，他們娘兒兩個遇的巧。三月初一是太太的，初九是璉二哥哥，二月沒人